

并州话回

暑假捉害虫

彭 哲



赵华川 绘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没有电视,没有电脑,没有手机,放暑假后,孩子们除了看文学书、小人书外,常常相约去逮夏虫玩。除了常见的捉蚂蚱、粘知了、扑蝴蝶、逮蜻蜓等玩法外,夏季软体害虫也多,孩子们便把消灭软体害虫当“乐趣”,捉虫玩虫方式各显神通。

毛毛虫也叫“吊死鬼”,是一种飞蛾的幼虫。那时,大院或街边的树上吊挂着许多毛毛虫,不时会掉在行人的头上、身上,甚至把小树的绿叶基本吃光。

于是灭虫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大院人家头上。孩子们拿竹竿或夹子去捉毛毛虫,除了好玩以外,还可用于喂鸟、喂鸡,这样既灭了害虫又给鸡们添了“活食”。有趣的是鸡们也通人性,每当看见我们舞起竹竿时,非但不害怕,还“咯咯咯”地跟着我们跑,争抢着享用“大餐”。

臭虫是靠吸人和牲畜血的寄生虫,人被咬后,奇痒无比。现在的年轻人几乎没见过,但五六十年前太原城里的多数人家都有臭虫出没。

灭臭虫方法多多,将床板搬到烈日下暴晒,用滚开水对着床缝隙浇烫,将臭虫烫死;或用“六六六”药粉和水做成“膏”,抹入床缝隙及屋里的墙缝隙,将臭虫毒死。不过使用化学药粉毒虫的同时,人也跟着吸入有害气体。孩子们则有自己独特的灭臭虫办法,给臭虫“驮”大头针。

臭虫只有在晚上关灯后才出来,我们先备好许多大头针,关上灯等待一会儿,感觉臭虫钻出床板或墙缝“嗖嗖”地爬动时,突然亮起灯逮捉。此时即可看到红色臭虫见光后快速逃遁。臭虫身体扁平状,约有西瓜籽般大小。当吸足人血后,就好似一个微型红色的“坦克”在爬行。这时,我们迅速用大头针从臭虫背部戳进腹部,这样就成了臭虫“驮”大头针,放地面上,臭虫“驮”着大头针能走动一会儿。遇到臭虫多的时候,一只大头针可戳多只臭虫,成了“臭虫串”。那些臭虫被戳在大头针上,腿脚乱蹬一气后,不一会儿就一命呜呼了。

蜈蚣又称“百脚虫”,老太原人称其为“毛擦擦”“钱串子”,人被蜈蚣咬后会有剧烈疼痛感,还有蜈蚣的近亲蜘蛛,也是毒虫。

当年大院里的旮旯处、小巷里,老宅墙根及多年的碎瓦砾堆里,总会有蜈蚣、蜘蛛出没。蜈蚣一般在天黑后出洞穴游动,但黑夜不安全,因此我们只能在白天不停地往毒虫常出没的洞穴灌水,最终毒虫憋不住,只好跑出来。大家共同行动,一人用铁铲将毒虫压住,其他人点燃柴草,用火来烧。

有时逮到害虫后我们会先玩一会儿,之后再丢给鸡鸟吃。如披着绿色铠甲、有六条腿的绿绿虫,学名金龟子。绿绿虫是一种杂食性害虫,除危害梨、桃、李、葡萄、苹果树之外,还危害柳树、桑树、樟树等林木。

绿绿虫喜欢待在树枝上,一动不动。因此,捉只绿绿虫,不费吹灰之力。有时候,两只绿绿虫叠在一起繁衍后代,一捉就是两只。我们喜欢让绿绿虫转磨,捉住绿绿虫,在其后腿上拴根棉线,离棉线一厘米处,再捏上一个泥巴坨坨。提着棉线,轻轻摆动,绿绿虫便以泥巴坨坨为中心,转起磨来。绿绿虫转起磨来,呼呼地响,像拉风箱。棉线下面,像吊着一个翡翠环。绿绿虫也真是憨,如果不干扰它,它便会一直转下去,直到转得精疲力尽,才肯罢休。

“与虫共舞”虽没有今天网络游戏的新奇刺激,但却渐渐打开了孩子们的“五感”,在暑假的“虫课”里体会到了大自然的丰富与精彩。如今回望昔日的童年,我们这一代人会觉得自己富有,因为能长时间与大自然、小动物为伴,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。

故乡风物

十八般武艺做面食

郝妙海

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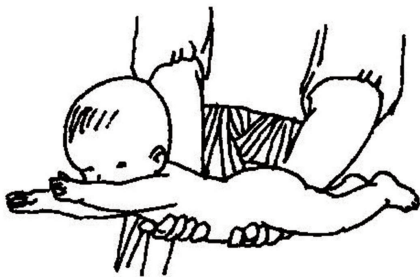
抿蛆(曲)儿是家乡的一种传统面食,做抿蛆儿,需两种专用工具。一种叫“抿蛆儿板子”,是一块约1厘米厚的长方形木板,或是用两长两短四个小方木组合而成的一个框架。其中间部位开有一个约20厘米长、10厘米宽的孔。孔内固定一块有香柱粗细、紧密排列的小眼并下凸上凹的铁片。另一种叫“木匙儿”,是一个端部稍显弧形,约6厘米宽,带把的厚木铲。

当锅内水滚开后,将抿蛆儿板子架到锅沿上,然后,挖一坨“咬”好的面团放于凹槽内,再用木匙儿推搅面团。由于这种面条细而碎,不经咀嚼也可下咽,故吃时别有一番风味。

拉

拉面据称是山西四大面食之一。在我的家乡,同样受人青睐。凡过生日或祝寿时,更是必吃拉面,寓意长寿。村民家日常食用的,是一种相对于专业厨师操作更为简单的小拉面,有些人也称之为拉条子。(五)

民间综艺



娄烦民间婴儿保健操

张贵桃

娄烦有句俗语:“三爬六坐九挖揸”,说的是婴儿的生长发育过程。一个健康体壮的婴儿,三个月会爬,六个月会坐,九个月就会歪歪斜斜学走路了。娄烦民间的婴儿保健操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的。

笑一笑:大人教婴儿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笑。大人一边对孩子说“笑一笑”,一边做出笑的样子,如此反复多次,婴儿就会笑了。

站一站:大人把孩子抱起来放在炕上,两手撒开作保护状,一边说“站一站,是好汉”,一边让孩子自己站住。次数多了,孩子不仅知道大人叫他做什么了,而且两臂张开以求平衡努力站住。

走一走:教孩子学走路的过程,与教孩子站一样。

弹(tān)水水:把孩子抱起来,叫孩子悬空做蹬腿划水的动作。

摇脑脑、拍手手、做眼眼、燕燕飞:这几个动作都是大人一边做摇头、拍手、眨眼和两手上摆下摆如燕子飞的示范动作,一边嘴里不停地做这些动作的名称,次数多了孩子就学会了。以后大人一说“摇脑脑”他就摇,一说“燕燕飞”他就“飞”,模样可亲,十分惹人喜爱。

打能能:这个动作在孩子刚会站、但还不懂得怕之前。大人一手握住孩子两足,让孩子站在手中。孩子两臂张开,大人慢慢移动手掌以维持平衡。此动作有一定的风险,大人的另一只胳膊要围着孩子注意保护,离炕也不宜太高。孩子在手中站着移动的时间越长越好,包括大人和孩子,那些打能能手好也能站十几二十秒的时间。

这套婴儿保健操易于操作,随时可做,既健身,又健脑,让人尽享抚育婴儿的乐趣。

连载

《新月》后面几期,叶公超就出了大力,办不下去了停刊,无可奈何,终是心有不甘。再办《新月》,困难重重,另创新刊,就简便多了。经过一番筹划,1933年春夏间,出了本新的杂志,起名《学文》。意思很明显,孔子的话:“行有余力而学文”。《学文》是同人刊物,参与者除了《新月》的几个老人手外,还吸收了当时在北平的一班青年才俊,如杨联陞、李健吾、季羡林等。《学文》的封面就是请林徽因设计的,她在美国学的就是装饰设计,弄个刊物封面不过是牛刀小试。

设计封面等于参与了《学文》的创办。不说正式邀约了,言谈也会问有没有大作助兴。按林那两年的写作方向,写首诗给了也就行了,可她没有,而是写了篇小说,还很长,

有一万两三千字,叫《九十九度中》。叶公超拿上,编入《学文》创刊号,同年5月出版。

李健吾是山西人,我的家乡,我家离他家不过几十华里。他父亲是辛亥革命元勋,早早死了,他少小就生活在北京,1925年,清华学校招收第一批大学生,他就考上了。1931年8月赴法国留学,1933年8月回国。回国后在文坛上很是风光过一阵子,蒙林徽因召见,就在回国后不久。这一两年,忙着安置自己,结了婚,还没有正式职业。1935年夏天,事情定了,秋季开学后就去上海暨南大学教书,名头是法国文学教授。才二十九岁,一去就是教授。要离开北平了,总觉得有件事情没有做,对不起别人,也对不起自己。这就是,为他敬仰的林徽因女士写一篇棒棒的评论文学。



47

韩石山 著

■ 华文出版社

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评论什么呢,就评评林的《九十九度中》这篇小说。不是针对什么人,但是在告诉所有人,林徽因的文学才华,一点也不在你谢冰心之下。写成了,发表了,就发表在沈从文编的《大公报》副刊《小公园》

上。名字就叫《<九十九度中>——林徽因女士作》。这也是当年发表评论文章的一个习惯,评什么,文章就叫什么,只是在原作的名字下面加缀上个某某某作就是了。

我在这里说了一句,李健吾写评《九十九度中》的文章,是要告诉世人,林的才华一点也不在你谢冰心之下。在福建说这样的话,有的朋友怕要说我出言不逊了。这个好推论,先要肯定李健吾的评论水平,不必求证了,现在任谁都承认,李健吾是上世纪30年代著名文学批评家,他的《咀华集》,看过的人,没有不称赞甚至称奇的。要说李健吾是为林徽因正名,且心里认为林的才华在冰心之上,必须是见诸文字的,而且还要是一篇文章里同时评价到林与谢两人的。多亏我写过《李健吾传》,

对李健吾的作品熟稔于心,一想就想到一篇文章。

这篇文章叫《咀华记余·无题》,是李健吾1945年8月写的,登在刚刚复刊的《文汇报》副刊《世纪风》上。文章里,先说了四位女作家,其中有林徽因,后说了三位女作家,其中有谢冰心。且看他对两人都是怎样评价的。

先评的四位,未具体评述之前,先有一个总的感觉。他说,在现代中国妇女里面,有四个人曾经以她们的作品让李健吾心折。他不想把她们看作流行的“女作家”,因为侮辱她们,等于伤害他的敬意。她们好像四种风,从四个方面吹来,从不同的社会角落出来,传统不同,环境各别,因而反应和影响也就不能趋于一致,有时候也许完全相反。

随笔